

主 编 张梦新 王玉生
副主编 黄先义 王 艳 侯 哲

追寻先贤的足迹

——采访浙籍历史文化名人后裔记事

主 编 张梦新 王玉生
副主编 黄先义 王 艳 侯哲

追寻先贤的足迹

——
采访浙籍历史文化名人后

尹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追寻先贤的足迹

——采访浙籍历史文化名人后裔记事

主 编 张梦新 王玉生

副主编 黄先义 王 艳 侯 哲

责任编辑 李海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中恒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35 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9490-520-8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张梦新*

2007年2月,教育部下达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这一[2007]2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加强大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而在此以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已经把2007年定为学院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年”。为了贯彻执行教育部的2号文件和学院的教改精神,我们传媒与人文学院决定利用暑假,组织在校的新闻、广播电视、广告和中文四个系的同学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同学们积极性很高,在老师的指导下纷纷组织起数十支小分队,有的到报社杂志社,有的到电台电视台,有的到广告公司,有的到政府机关;有的进企业,有的下农村,有的到社区;北到长春、哈尔滨,南到广州、深圳。在40天的暑期实践中,290余名2005级的学生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1400余篇,在广播电视播出稿件1000余件。同学们说,通过社会实践,领悟了“探索实践,感悟真知”的内涵,学会了学习,学会了研究,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服务。学到了许多课堂和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懂得了自己还需要学习什么,为今后的学习和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众多的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中,有一个“寻访浙籍文化名人

* 作者张梦新,浙江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



后裔采访小组”，由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新闻系的7名大二同学和城市学院新闻中心的14名大一同学组成。作为浙江的学子，他们想到要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风鼎盛、名人荟萃的浙江的文化建设做点实事，想到了浙江历代活跃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经济、文学、艺术各界的众多名人。同学们思考：这些浙籍的历史文化名人的后代目前在如何生活和创业？前辈们的品质与智慧在他们身上如何传承？当代的年轻人该如何从先贤前辈的身上获取哪些有益的精神财富？……

带着这些问题，这21位同学踏上了寻访之路，他们给自己的团队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名人堂”。他们辗转杭州、嘉兴、上海、绍兴、宁波、金华等地，行程4000余公里，历尽艰辛，成功地联系并走访了民族英雄于谦的第25代后人，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龚自珍的第6代后人，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的女儿，“鉴湖女侠”秋瑾的侄孙，著名诗人艾青的侄子，著名散文家、画家丰子恺的女儿，“江南活武松”盖叫天的曾外孙等22位浙籍名人后裔。

最后，同学们将自己的寻访名人活动，写成了10余万字的文稿。于是在传媒与人文学院的支持下，有了这本《追寻先贤的足迹——采访浙籍历史文化名人后裔记事》。这本小册子从酝酿、写作到编辑、出版，对同学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里我想引用“名人堂”团队成员汤剑书同学的一段话：

2007年的夏天即将要关上它的大门，但是对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走访浙籍名人后裔”采访小组的每个成员来说，这个夏天的脚步注定要停留在他们生命中很久很久。或许许多年后的今天，他们还能依稀记得这个夏天的阳光、汗水和欢笑，还有他们的旅途，他们到过的城市和他们拜访过的人。在这个夏天的尾声中，他们蓦然发现，他们已经是如此别样——他们有了一身健康的古铜色皮肤



和一肚子说不完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他们还是一群怕热怕晒怕吃力，巴不得天天躲在空调房中享受清凉和惬意的孩子；他们不懂如何采访，不懂如何写人物通讯、人物专访，是群彻彻底底的门外汉；他们不清楚浙江到底有多少响当当的名人，更不清楚什么是真正值得传承的文化和精神。但是从2007年7月9日开始，一切发生改变——他们开始了这趟传奇之旅。

可以说，这也是采访小组全体同学真实心声的倾吐。

是的，这本小册子或许还存在许多不足：书稿的内容还不是很丰富，采访面还不够广泛，文字还比较稚嫩等等。但她毕竟是出自一群大一、大二的青年人之手，这是他们第一次独立地走向社会，第一次独立地面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也可能是第一次把自己的文字变为书稿……这些个第一次，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将能很好地激发年青学子的兴趣和潜能，甚至可能影响他们今后的学习和人生。事后，浙江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学联联合给“采访浙籍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团队”颁发了“2007年浙江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省级优秀团队的奖状，这也是对这一工作的极大肯定。

浙江是人文荟萃之地。即以古代为例，东汉的“无神论者”王充，三国时的东吴大帝孙权，南朝陈的开国君主陈霸先，“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五代时的吴越王钱镠，宋代的爱国诗人陆游、陈亮，科学家沈括、思想家叶适，明代的开国文臣宋濂、刘基，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清代的思想家、大学者黄宗羲等人都享誉全国。而近代和现当代，除了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龚自珍、鲁迅、茅盾、竺可桢、夏衍、钱学森、茅以升、邵飘萍、冯雪峰等人，都是国内外著名的浙江人；而胡雪岩、都锦生、邵逸夫、包玉刚等也都是响当当的浙商



文化的精英。因此,寻访浙江文化名人后裔,好似开掘一个精神文化的富矿,可以不断地开采发掘。希望同学们能把这一活动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且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采访技巧。比如,采访前,可以查阅更多的史料和信息,注意线索的发掘;采访中,可注意更多史料和名人遗物、遗作的收集;采访后,可注意提高文字的表达水平和观点的提炼,要把这一活动和“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①的浙江精神的学习、传承结合起来。

在这里,我要代表传媒与人文学院,衷心感谢所有接受我们的学生采访的浙籍名人后裔,以及为同学们采访提供线索和各种帮助的热心人;感谢《浙江在线》、《钱江晚报》、《都市快报》等新闻媒体,为同学们采访活动进行了连续报道;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的帮助;也要感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胡礼祥教授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感谢我们所有参与这次暑期社会活动的指导老师,并向所有关心、帮助我们同学实践和成长的各界朋友,说一声谢谢!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希望同学们继续努力,把寻访浙籍名人后裔的活动更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希望下一本寻访录,能更加厚重,更加精彩。

2007.12.28

^① 见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载2006年2月5日《浙江日报》。



目 录

站在最后一班岗上

——采访秋瑾侄孙秋经武..... 1

有想法,明目标,下决心,奋斗!

——访朱熹第四十二代后人朱路明..... 9

张雁,她还是个教育者

——采访蔡元培曾外孙女张雁 17

一束上海耀眼的光芒

——访丰子恺女儿丰一吟 24

艺术方兴 文化未艾

——采访艾青侄子蒋鹏放 32

搭起桥梁,拉近与大师的距离

——访吴昌硕曾孙吴越先生 41

传承与遗失

——访宋濂后人聚居地 47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访徐锡麟第三代后人巨克卫 56

不易其志传文化

——访胡雪岩、胡亚光后人杨光宇先生..... 64

脚踏实地 淡泊奋进

——访李渔十一世裔孙李彩标先生 72

老屋中的简单幸福

——访柔石女儿赵小薇 80



平常事·平常人·平常心

- 访朱彝尊后人朱奕隆 85

思无止尽 学而无涯

- 访朱生豪儿子朱尚刚 92

听老人讲故事,家族的故事

- 访龚自珍后人龚为姚 101

听奶奶讲那过去的故事

- 访蔡元培爱女蔡粹盎 108

听陶老师讲了一堂课

- 访陶成章孙子陶永铭 118

“逃离”后的执着

- 访马寅初后人马大成 124

To Be A Better Girl

- 访于谦后裔于洲颖 131

伴随京剧一生

- 访盖叫天曾外孙张帆 141

大隐于闹市中的美丽

- 访马一浮侄子马镜泉老师 146

读书

- 访俞樾后裔 153



站在最后一班岗上

——采访秋瑾侄孙秋经武

记者：汤剑书 陈菲丽 缪 贝

作者：缪 贝

名人简介

秋瑾(1875—1907)，女，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后字竞雄，号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厦门。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光绪二十二年，秋瑾与王廷钧结婚。光绪三十年(1904)，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

秋瑾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参加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即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荷叶婆婆家，在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是年腊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妇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



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光绪三十四年，生前好友将其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清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1909)秋将墓迁葬湘潭昭山。1912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后人辑有《秋瑾集》。

采访文稿

这几天是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室外的温度有39度左右。敲开门的时候，秋经武先生穿着件海蓝色的T恤，正准备出门。客厅靠窗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国画，对窗的一面墙有一个相框，很特别，里面的照片都是黑白的，仔细一看，有好几张都是秋瑾的照片。屋子里有些凌乱，他见我们来，迅速地收拾起了凳子上的几件小孩的衣物，放进里屋，顺便将两间卧室和厨房里的门也带上了。秋先生坐下招呼我们喝茶，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但没过多久，秋经武先生突然卷起几张报纸，拨了拨空调的叶片。接着又起了一次身将忘了锁的家门扣上。后来我们知道，秋经武是一名教师，退休前在绍兴树人中学教物理，做事严谨较真是他的习惯。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很难弄”的人。

秋瑾印象 留于心中

回忆起沉重历史的时候，秋经武的眼睛总是凝视着窗外，仿佛真的看到些什么似的。作为侄孙的秋经武，对秋瑾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回忆起秋瑾被杀的时候，老人悠悠地说起了当年的故事。在秋经武上几代人的亲戚心里，秋瑾不是传说中的鉴湖女侠，也不



是妇女解放的先驱者,若是说她革命,最终也是革了自己的命而已。他的祖母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觉得秋瑾死得“很罪过”,大多给人以“很惨”“很可怜”的评价,而更有甚者称秋瑾是不守妇道的女匪,亲戚朋友之间也没有往来。而那个时候的绍兴人在历史上扮演着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不过,秋瑾的母亲还有娘家的人倒是非常尊重秋瑾的决定,当时给了她大约两万银元供她在日本留学。但是秋瑾品格高尚,自己省吃俭用,把一部分钱分给当时在日本逃难的中国人。

秋瑾就义的时候,秋经武的父亲才5岁,对秋瑾的认识,都是通过秋经武的祖母也就是和秋瑾关系要好的长嫂张淳芝口述而得知的。在徐锡麟被捕后秋瑾就已经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那个时候秋瑾和她的长嫂十分要好,长嫂一次给了她300银元的盘缠让她逃出绍兴,她没有走,说钱不够。长嫂又交给了她200银元,但秋瑾还是对她说不够。最后嫂子再次给了300银元,可是送盘缠的人还在路上就知道秋瑾已被清政府从大通学堂押走了。

秋先生说,现在许多学者研究秋瑾时,认为秋瑾留在绍兴等待被捕的决定是不明智的,但秋经武觉得这个看法有些片面。因为秋瑾生前曾说:“男子之死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荃、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另外,由于秋瑾同是同盟会和浙江光复会的领袖,当时又在准备起义,如果秋瑾走了,一定会引起动乱,所谓“帅旗不倒,军心不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为了让历史为中国女性写上光辉的一页,她毅然决定交出自己朝气蓬勃的生命。而清政府在15日凌晨——秋瑾被捕36个小时之后就匆匆将其杀死。

秋瑾牺牲的消息不胫而走,举国上下一片雨泪,尽管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千万的民众还是给秋瑾开追悼会,送上花圈,然而这时的绍兴人是缺席的,想起他们的冷漠甚至是恶毒,秋经武先生现在还耿耿于怀。“她死得很惨,用绍兴话说就是‘罪过’,”秋老师



摇摇头，“告密的居然也是绍兴人，而且当时还有人为汤寿潜、章介眉等 12 个劣绅组成的告密者们说话，今天想起来也让人痛心。”

维护历史 二次上书

别看秋老是个搞理科的，可是以秋瑾为主题的文章他从 1964 年就开始写了，后来也陆陆续续写了不少，但关于电影《秋瑾》的一些事情令秋老难忘。

1983 年，中国第三代大导演拍摄了名为《秋瑾》的影片。秋老想这既然是拍我的先祖，一定是要看看的。这不看倒好，一看秋先生就生气了。他无奈地说，这个片子居然说什么秋瑾与徐锡麟有暧昧关系，这明明就是在歪曲历史，子虚乌有嘛！一怒之下，秋经武就写文章投递给许多报社，要求舆论呼吁不准放映这种歪曲历史和事实的片子。

可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秋经武收到所有报社的退稿信，更有趣的事情是每一封信的内容都出奇的一致，无非是先赞扬秋经武的文章条理清晰，摆事实，讲道理，但是碍于这位导演毕竟是一代名导，这篇文章不宜发表。

秋经武来劲了，既然报社不给我发，我就直接寄信给中央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信寄去一个星期了，没有回应，秋经武等着，又过了几天，收到了邓颖超同志办公室的回信，信上说，他的文章已经被作为机要文件，将被送达至邓颖超同志处。又过了些许日子，秋经武先生就看到了自己写的文章在《人民政协报》上全文刊登。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全国的其他报纸纷纷转载他的文章，但是导演还是闹到上面要求撤回文章。后来报纸上又刊登了这位导演的前辈夏衍等人的文章，前辈们告诫这位导演拍秋瑾的电影要慎之又慎，对该电影一片颂歌的局面被彻底扭转。最后，这部本来有机会参加金鸡百花奖的电影，因为这次上书被一票否决，失去了参赛机会，最后也只能采用小范围放映的方式来收回成本。



还以为上书这样的事情总不会太多，可没有想到，2003年9月份西施杯“西湖十大佳人”的评选又惹恼了秋经武，这次他又直接写信给《人民政协报》。他们反馈决不同意将秋瑾烈士与李慧娘、柳如是、祝英台、王朝云、苏小小、冯小青等青楼名妓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里虚构出来的人物列在一起。秋瑾号“竞雄”，自比男儿，对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不屑一顾，把她列为“佳人”，等于给英雄烈士涂抹庸脂俗粉，这是人们难以接受的。因为把秋瑾与美女等同，未免过于“明目张胆”，秋瑾称为“佳人”不在于是否恰当，而在于她的知名度可资利用，秋瑾是不是佳人不用你们乱扣帽子的。这不仅是对秋瑾的亵渎，也是反映了商业文化的庸俗倾向。最后秋瑾终于在一片争议声中“落选”了“西湖十大佳人”，但这正是秋经武所希望的。他感叹道：“你看，李清照就被选入了，李清照没有后人了，没有后人为她争啊。”过后不忘加上一句：“年轻人做事情要分清轻重啊。”

纠正错误 我来修书

秋瑾后代还有真真假假的。因为秋瑾不顾夫家反对致力于革命事业，最后毅然和夫家王家断绝关系，而一儿一女就留在王家。儿子王沅德现已无亲生子女，虽然有九个姨太太，但仅有的一个儿子早就过世了，只领养过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姓赖的女婿在1981年的时候跟着领养的三女儿来到浙江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居然要求浙江省的有关部门给她开个秋瑾后代的证明，办事的人问秋经武要不要给她开证明，秋经武笑出声来，这个证明哪里是让别人给你开的，是要你自己提供证据来证明的嘛。最终这个“伪证明”没有开成。

但事情还没有完，到了1997年，赖某来绍兴参加纪念秋瑾殉难90周年的时候，一行人就以“秋瑾后人”的名义，早早地占领了第一排抢镜头，还拿着数码相机、DV不断拍着当时的情景。原



来,那个时候赖某后人正好下岗,目的是为了以秋瑾后人的名义要挟当地政府给予各种各样的“照顾”,向湖北省以及武汉市政府提出报销来回费用,并要求提供房子,解决下岗问题。而当地政府最后只得给他们 5000 块钱作为来绍兴的车费补贴。

说到这里,秋经武跑进房间里给我们拿出了一样东西。是一篇秋经武特意从网上拉了下来保存起来的文章,左上角印有《长江商报》的字样,主题正是一篇写赖某是秋瑾后人的文章。秋经武一直在摇头,苦笑着:“今年他们又来了,秋瑾 100 周年祭,而且还带了更好的设备。纪念大会在绍兴举行,他们其实并未受邀,因为他们和秋瑾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他们回去不久,长江某报便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过了七月十五日(秋瑾牺牲的日子),我们就是普通人》,以此制造舆论效果。”秋经武还说,“他们在秋瑾墓前放的花圈,我都看到了,我走到那儿就把花圈上‘六位后人’的纸给撕掉了,旁边一个人还责问我,我跟他讲,送这个花圈的不是秋瑾的后人。现在据说他们还在闹,不只是在报上闹,有了网络之后还闹到网上了。”

秋老遇到这类想靠秋瑾的名义谋自己发展的事情已经太多了。有一件事情使他下了为秋瑾编书的想法。

绍兴有一位高校的副教授写了一篇有关秋瑾的文章,来和他说,秋老师,您能不能放我们一马。秋经武很纳闷,他说:“学术上的争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要是有意诬蔑性的语言那我一定是坚决反对到底的。”说了半天之后,秋经武让他把书拿出来看看,可是那个人却说没有带着。人算不如天算,那人不带书想侥幸赌一把,可是秋经武当天下午的时候就在一个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名字叫做《谈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发表在一本论文集子里头,重点写的是她的丈夫王廷钧,说他是十分能干的人,而且又是个重情的人。在秋瑾与夫家断绝关系后,他就没有娶过妻。可事实是,王廷钧在秋瑾进门之前已经婢妾成群,秋瑾只不过是一个明媒正娶的第一夫



人，而且当时王家只是有钱，大势已去，娶秋瑾也是出于她父亲的官望，想依傍些势力而已。秋经武又动起了他的笔杆子，他当即写信给上级，要求审核，在确认书中所言内容不实时，那本书也就此销毁，在市面上彻底消失了。

发生一系列这样的事情之后，秋经武想着可以乘着退休在家的時候，把主要把精力放在搜集、整理秋瑾的资料上。2002年到2003年编著了一本书，2005年下半年又开始编著另两本书，是一些秋瑾牺牲前后的资料，分上下册，大约有93万字。

一身正气 代代相传

“我不靠这种关系。”秋经武中气十足地说道。秋经武痛恨那些利用秋瑾名声牟取利益的人。他的生活从来没因为自己是秋瑾的后代而有什么特殊。他指了指他的房子，这个两室一厅是当初学校根据我本人的指标分配的，后来我又买了下来。我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不属于我劳动得来的钱。退休以后的他曾经受学生之邀，到学生开办的公司工作，每天有车接送，工作轻松，待遇又不错。我们很诧异，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放弃。先生淡然笑之：人家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才赚千把块钱，我这样几乎不太做事情，待遇却比他们高很多，心里也过意不去。

秋经武正气的作为还不止这些。当时，秋瑾牺牲后，国民政府给了秋家两万银元。秋老师说，“两万银元是什么概念，当时的一个银元就可以提供一个连的士兵一个星期的伙食，但秋家一直都没动过。”秋老师顿了一下，喝了一口茶，眉头掠过瞬间的自豪，“后来这些钱都给了秋瑾的女儿——王灿芝，作为她留学美国的费用。”说这些话的时候，隐约见到秋经武嘴角的笑意。

事实上，秋家一直立有三条规矩：

- 一、秋瑾死得很惨，她身后一切荣誉不许去沾、去争；
- 二、国民政府给秋瑾的抚恤金，秋家不要；



三、如果有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形式污蔑、诋毁秋瑾,秋氏家人应挺身力拒、力驳。

细细想来,这三条规矩秋经武没有一条违背的。秋经武先生正是照着前人的要求尽心尽力为秋家做事,做着历史的维护者。他事事较真,按照秋老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很难弄”,见到不义之事就咽不下这口气,非得讨出个公道来。

说到要把秋瑾的这些精神传递下去时,秋经武介绍说,他们家族的秋姓最早居住在甘肃天水,北宋末期社会动荡,家族南迁,但是中途遇到战乱,一部分逃往高丽国,一部分逃往云南贵州一带,以后才渐渐迁移到长江流域。秋瑾去世 100 周年的时候韩国秋姓家族派了 30 个代表来参加秋瑾殉难百年的活动。现在,他已经把家谱贴到网上,让秋家的人自己来接起整个秋家脉络。

秋经武说,他现在编书,参与各类与秋瑾相关的活动,揪出社会上一些想利用秋瑾搞些歪门邪道的事情,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秋瑾。秋瑾不是秋家的秋瑾,也不是绍兴的秋瑾,而是全国人民的秋瑾,我的任务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剩下的要靠你们啦。

当问到下半年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孙女儿知不知道秋瑾的事迹时,秋经武呵呵地笑出了声:“她现在不知道,等她长大了念书多了慢慢跟她讲。”秋经武目光从小孙女的身上移到窗外,窗子的小阳台上有些小盆栽,绿油油的没有一株长得不茂盛的,争气地伸着长长的叶子,挡着晌午毒辣的阳光。